

中医“心代脑思”理论的成因溯源

于玲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山东 250014)

摘要: 由心主管记忆和思维,是中医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通过考察相关中医古典医著,以中医整体观和“有诸内必行诸外”等理念为依据,从心与脑在中医整体观中的位置、古代中医对心脏和大脑功能的理解,以及由心主管记忆和思维的理念基于中医诊断的需要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中由心代脑而思的形成原因进行溯源性分析。

关键词: 心代脑思; 理论渊源; 考据

中图分类号: R223

Tracing back the reason of a concept-heart governing thinking instead of brain in TCM theory

YU Ling

(Shandong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It is one of basic concepts in TCM theory that heart governs memory and thinking. The formation reason of heart governing thinking instead of brain in TCM theory was traced back in the paper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s of holism and viscera inside must manifesting themselves externally through investigating relative TCM classics. The locations of heart and brain in the holism of TCM, the comprehension to the functions of heart and brain by ancient TCM doctors,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cept of heart governs memory and thinking in TCM diagnosis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heart governing thinking instead of brain; theoretical origin; textual research

在中医理论中,五行配五脏,而没有西医学的神经中枢——大脑的位置。我们知道古人已掌握了大体的解剖知识,对大脑的实际功能也有所认识,但在中医理论中却是“心”主管记忆和思维,且心之所忆、所思又是中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由心代脑而思是中医四诊的需要决定的,是整体观和“有诸内必行诸外”的中医理念决定了由心取代大脑,在中医理论中主管记忆和思维的位置。

1 心代脑思的产生基于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中医的整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初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和借鉴《易经》、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及当时盛行的五行学说等学科的知识,并将其有机地转化成中医学自身系统理论的结果。在中医理论中,自然界是一个由天、地、人组成的整体,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的系统之中。

1.1 心、脑在中医理论中的功能位置是经“天人相应”观念整合后的结果

依据“天人相应”的理念,人体明显的外形三部结构,自然地分为整体观中的上、中、下三部。《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1]62}形象地指出“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在中医理论中,人体是自然界的一个小型缩影,头是天,是“清阳之府”、“诸阳之会”。《难经·四十七难》^{[2]84}说“人头者,诸阳之会也,诸阴脉皆至头颈、胸中而还,独诸阳脉皆上至头耳。”即是强调头部“属天”、“属阳”,需要“清净光明”,从而在中医理论中把头置于人体最高、最重要的位置——天部。心在“中傍人事”的人体中部,居于藏象学说中的君位,被其余四脏环绕。其功能在《黄

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第九》^{[1]97}中有所描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其重要性，可见于《康熙字典》^{[3]319}引用《荀子·解蔽》对心的注释“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1.2 在藏象学说中，心居“君”位，故要“中傍人事”

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决定了五行所配的五脏是人体躯干部分的心、肝、脾、肺、肾。心为五脏之首，居君位。其与思维的关系，正如明·王九思等所辑录的《难经集注·四十九难》中^{[2]86}引用的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之注“心为神，五脏之君，聪明才智，皆由心出”，显著地突出了心在中医理论中的重要位置和功能作用。而《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第八》：“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4]64}则是居于藏象学说君位的心，“中傍人事”的结果。而处于人体“首位”的脑，由于被置于人体最高、最重要的位置——天部，则在理论上就需要“清净光明”了。

据此可知是“整体观”决定了心与脑在中医理论中的位置与功能，这完全符合依据人体本身的外在形体特点而产生的“天人相应”理论。并且依据人体的天、地、人三部具有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用养心血、安心神的方法治疗失眠；健脑补肾治疗健忘，自古就是传统中医历代相传的临床经验所得。而由简单的医疗行为带来的经验积累，以及古代中医对人体内部结构的逐步了解和对解剖知识的掌握，则早在中医理论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

2 心代脑思的产生基于古代中医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了解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医学之一，中医对人体探索的历史早在中医理论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医学著作可作为佐证，说明中医在其理论形成之前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走过了相当长的历史路程，这体现在各类古医籍对医疗经验的记载，特别是对人体解剖知识的记载。

2.1 古代中医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了解

据现有古典医籍的有关记载，说明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掌握了大体的解剖知识。《黄帝内经灵枢·经水第十二》^{[4]146}：“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皆有大数。”提到了解剖人体的过程。而《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1]48}：“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

列别脏腑，正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则是讲述“上古圣人”根据解剖知识研究医学道理。

有关心的解剖和功能，可见于《难经·四十二难》^{[2]78}“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脑作为人体的器官及其解剖位置，在《黄帝内经灵枢·海论第三十三》^{[4]278}“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中亦有准确的记述。而《黄帝内经灵枢·卫气第五十二》^{[4]377}：“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则明确提到气与脑的关系。

2.2 古代文献对心、脑功能亦有明确记载

对人体大体解剖知识的了解，特别是对心和脑的大体解剖知识的了解，甚至是战争以及生产劳动所造成的心和脑的损伤，使古代的中医对心脏和大脑的生理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功能联系有所了解。这体现在前面引文中对心的功能描述是“生之本”，也体现在古籍对脑之居所——首或头的记载。《书·益稷》^{[3]1424}中用“元首”一词以称“君”。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头”是“身之元首”。关于“首级”和“斩首”的特殊意义，更是常见于历史记载中，而关于心与脑的功能联系更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2.3 从古籍文献的记载中看心与脑的功能联系

古字的“思”亦为上下结构，囟下是心。《康熙字典》^{[3]328}对其之解引述《六书精蕴》曰“元神何宅，心为之宅；元神何门，囟为之门。”《康熙字典》^{[3]325}引述《说文解字》对“思”的解释为“从心，囟声。囟，顶门骨空。从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这说明从东汉到清初，中国文化对心、脑间的功能联系是有认知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心、脑功能的认识，基于中医知识在当时文人中的普及，但在中医现有的理论中，从字面上看似似乎完全是由心主管记忆和思维。但比较一下《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1]43}中的“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和《黄帝内经素问·四时调神大论篇第二》^{[1]12}中的“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便可了解其中“天气”的含义不同。前一句的“天气”是指自然界的天气，故可“下”；而后一句的“天气”是指有关人的整体观，即人体这个小自然中的天气，也就是大脑的功能运行，“藏德不止”是指学习、记忆不止，故云“不下”。所以有关大脑的实际功能，仍能从中医古籍中窥见一斑。但因大脑在解剖学上的特殊性，心脏与脉搏的直接联系，以及心率对思维和情

绪反应的敏感性,故在现有的中医理论中是由心完全担负起所忆、所思的功能。

3 心代脑思的产生基于中医诊断的需要

因大脑的内部活动肉眼无法观测,更因为四诊的需要,在中医理论创立之初,古代的医者便从临床实际应用出发,舍弃了思维的本源——大脑,选择了能如实且几乎同步反映情绪变化的心脏,承担起忆与思的功能。并因此而使“远者司外而揣内,近者司内而揣外”^{[2]329}的中医理念实际应用于临床诊断。

3.1 心有所忆、所思适应四诊的需要

虽然古代的中医已掌握了大脑与思维有关的知识,但由于中医的整体观把大脑置于人体的天部,理论上需要“清静光明”,加之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历代中医轻解剖重医理、尊君避讳,从而造成在文字的表面看不到大脑参与思维活动的描写。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决定了必须由心代脑而思。这是因为相对于大脑,心脏在体征上的反应快速而准确,如人的情绪变化,肉眼所见首先是面部表情和面色的改变,切脉更是有心率、脉搏波形等细微改变。再如,人若忽然有较强烈的所思所想,就会“心中一动”,即自己感到心脏搏动的突然变化。正如明·王九思等辑录的《难经集注·第十八难》^{[2]44}引用宋代丁德用之注“人心有所思慕,脉亦结。心无所思,内外无病,其脉伏结,此者形不病而脉病,故知死矣。”情绪变化和思维活动对脉率,甚至是脉律的影响。但如果针对大脑,因其内部活动肉眼无法观测,即便现代,如果要了解大脑的活动也需借助仪器做脑电图等检查。为了因症求源,中医理论在创立之初,便从临床实际出发,舍弃了思维的本源——大脑,而选择了能时刻暴露思维变化的中医之心,承担起所思、所想、所记的功能。清·汪宏在《望诊遵经》^{[5]91}中对心的描述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盖闻道原于天,而具于心,心者生之本,形之君,至虚至灵,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其中的“道原于天”和形容心的“至虚至灵”句,则是把现代的大脑功能有机地揉合在了一起,且都加之于心,并把现代的心脏完全抽象化了。

3.2 心有所忆、所思符合“司外而揣内”的中医理念

由于在解剖学上的特殊性,大脑的活动不易被

观察,而心脏却能几乎同步、如实地反映出大脑的活动即思维、情绪等变化情况,并据此诊断身体的健康状况。在生存为第一要务的远古,在诊疗完全依靠医生本身经验的境况里,以“心”替代大脑的某些功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明智的。

《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第八》^{[4]64}“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而正是由于“心有所忆”、“所思”、“任物”、“其充在血脉”、“其华在面”、“开窍于舌”等为代表的脏与情志、脏与所主、脏与其窍等所属关系的建立,才有四诊的基础理论“远者司外而揣内,近者司内而揣外”的实际应用,才使阴阳五行和藏象学说得以运用于临床,以使其指导“辨证求因”成为可能。正如清·汪宏在《望诊遵经》^{[5]12}中说“盖著乎外者本乎内,见于彼者由于此。因端可以竟委,溯流可以穷源”。《黄帝内经灵枢·外揣第四十五》^{[4]329}则明确说道“合而察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而揣内,近者司内而揣外,是谓阴阳之极,天地之盖”。

4 小结

综上所述,心代脑思是指导临床运用“司外而揣内”的方法进行中医诊断的需要,也是长期临床观察的经验所得。此理论源于实际临床观察、用药实践总结,舍弃了单一的、具体的生理、解剖学概念,转而从临床实用角度出发,经由中医理论整合,把相关的脏腑功能联系在一起,便于临床运用。由此也不难看出,中医理论是环环相扣而组成的大环,其间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会造成中医理论整体的崩溃。

参考文献:

- [1] 张志聪.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 [2] 王九思. 难经集注[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 [3] 康熙字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319.
- [4] 张志聪.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 [5] 汪宏. 望诊遵经[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收稿日期: 2012-04-10)